東坡志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坡志林

蘇軾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稗海龍威祕書學津討原皆收有此書百川本一卷爲論說與學津本第五卷同稗海本十二卷皆筆記與學津本前四卷有無互見龍威本一卷亦筆記故據學津本排印並附稗海本多出各條於後

四庫全書提要

東坡志林五卷宋蘇軾撰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東坡手澤三卷註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者也今觀所載諸條多自署年月者又有署讀某書書此者又有泛稱昨日今日不知何時者蓋軾隨手所記本非著作亦無書名其後人裒而錄之命曰手澤而刊軾集者不欲以父書目之故題曰志林耳中如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穿掌四語據東坡外紀乃軾謫儋耳時醉至姜秀才家偪姜外出就其母索紙所書今亦在卷中自爲一條不復別贅一語是亦蒐輯遺迹之一證矣此本五卷較振孫所紀多二卷蓋其卷帙亦皆後人所分故多寡各隨其意也

東坡志林目錄

卷一

記游

記過合浦

記承天夜游

記游松江

記游廬山

僧耳夜書

黎檬子

懷古

廣武歎

修養

養生說

論修養帖寄子由

逸人游浙東

游沙湖

游白水書付過

記游松風亭

黃州憶王子立

記劉原父語

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

論雨井水

道引語

錄趙貧子語
陽丹訣
樂天燒丹
記三養
辟穀說
記養黃中
疾病
子瞻患赤眼
麁安常耳聾
夢寐
記夢參寥茶詩
記子由夢
夢中作祭春牛文
夢中作靴銘
夢南軒
養生難在去慾
陰丹訣
贈張鷟
謝魯元翰寄煖肚餅
記服絹
治眼齒
記夢賦
記子由夢塔
夢中論左傳
記夢
措大喫飯

題李嚴老
學問
記六一語
命分
退之平生多得謗譽
人生有定分
送別
別子開
別王子直
別姜君
卷二
祭祀
八蜡三代之戲禮
兵略
匈奴全兵

馬夢得同歲
曇秀相別
別石塔
別文甫子辯
記朝斗
八陣圖

時事
唐村老人言
官職
記講筵
記盛度誥詞
致仕
請廣陵
賀下不賀上
隱逸
書楊朴事
佛教
讀壇經
誦經帖
僧伽何國人
道釋
記告訐事
禁同省往來
張平叔制詞
買田求歸
白雲居士
改觀音呪
誦金剛經帖
袁宏論佛說

贈邵道士
記蘇佛兒語
隱遁士能詩
壽禪師放生
卓契順禪話
本秀非浮圖之福
異事上
王烈石髓
記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山
東坡昇僊
沖退處士
記鬼
道士張易簡
三老語
爾朱道士煉朱砂丹
書李若之事
記道人戲語
朱氏子出家
僧正兼州博士
僧文葦食名
付僧惠誠游吳中代書十二
記道人問眞
記羅浮異境
黃僕射
臞仙帖
李氏子再生說冥間事
辨附語
桃花悟道

卷三

異事下

朱炎學禪
冢中棄兒吸蟾氣
陳昱破冥吏誤追
猪母佛
徐則不傳晉王廣道
太白山舊封公爵
記張憨子
池魚躍起
修身歷

技術

醫生
記與歐公語
王元龍治大風方
故南華長老重辨師逸事
石普見奴爲祟

記異

王翊夢鹿剖桃核而得雄黃
先夫人不許發藏
記范蜀公遺事
記女仙
孫抃見異人

論醫和語
參寥求醫
延年術

單驥孫兆　僧相歐陽公
記眞君籤　信道智法說
記筮卦　費孝先卦影
記天心正法呪　拼五星聚東井
四民　梁賈說
論貧士
梁工說
女妾　賈婆婆薦昌朝
賈氏五不可
石崇家婢
賊盜　梁上君子
盜不劫幸秀才酒
夷狄　高麗
曹瑋語王酽元昊爲中國患
高麗公案

卷四
古迹
鐵墓厄臺
漢講堂
赤壁洞穴
玉石
辨眞玉
井河
筒井用水轆法
卜居
太行卜居
合江樓下戲
亭堂
臨皐閑題
陳氏艸堂
黃州隋永安郡
記樊山
紅絲石
汴河斗門
范蜀公呼我卜鄰
名西閣
名容安亭
登春臺缺

雪堂問潘邠老
人物
堯舜之事
武帝踞厠見衛青
跋李王詞
孔子誅少正卯
辨荀卿言青出於藍
張儀欺楚商於地
黃霸以鴞爲神爵
李邦直言周瑜
劉聰吳中高士二事
論桓範陳宮
劉伯倫
張華鷓鴣賦
王夷甫
論漢高祖羹頡侯事
元帝詔與論語孝經小異
眞宗仁宗之信任
戲書顏回事
顏蠋巧於安貧
趙堯設計代周昌
王嘉輕減法律事見梁統傳
勃遜之
邳起出與桓溫密謀書以解父
錄溫嶠問郭文語
房琯陳濤斗事
王齊王愷
衛瓘欲廢晉惠帝

裴頠對武帝
柳宗元敢爲誕妄

卷五

論古

武王非聖人
秦拙取楚
論子胥種蠡
司馬遷二大罪
游士失職之禍
攝主
七德八戒
劉凝之沈士麟
周東遷失計
秦廢封建
論魯三桓
論范增
趙高李斯
隱公不幸

東坡志林卷一

明　湯顯祖　玉茗堂　閱

記游

記過合浦

余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僦得此西瀉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蜑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

逸人游浙東

到杭州。一遊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圓爲獻。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迹。見顥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

廬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游沙湖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淸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尙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鷄是日劇飮而歸

記遊松江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眞一夢耳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黃州臨皐亭夜坐書

遊白水書付過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碓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聲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記遊廬山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鞵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僊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詩盡於此矣。

記遊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尙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閒有甚麽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

敵。退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儋耳夜書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誨者未必得大魚也。

黃州憶王子立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黎穉子

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爲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爲黎穉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眞有是也。一日聯騎出。聞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霜實纍纍然。二君皆入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復可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者也。

記劉原父語

昔爲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

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誰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懷古

廣武嘆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聞潤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化。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與廣武嘆。不得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迺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

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辜式吏。頗知文章。余嘗爲作哀辭。字大年。

修養

養生說

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令腹空。當腹空時。卽便入室。不拘晝夜。坐臥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今我此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犯無恕。又用佛語。及老聃語。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或覺此息。從毛竅中。八萬四千。雲蒸霧散。無始以來。諸病自除。諸障漸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於此。

論雨井水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煮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爲坎。故天一爲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其熱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腦爲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鍊爲丹。此固常見之者。此至淺近。世獨不能爲。況所謂元者乎。

論修養帖寄子由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即還是翳因不可於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頹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猫狗已入佛地故凡學者觀妄除愛自麤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住弟所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偈警策孔君不覺聳然更以聞之書至此墻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詈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河鑒物之性長在飛砂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捉得些子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導引語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眞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錄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閒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

可憂也哉。予嘗與聞其語。故錄之。

養生難在去慾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論調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蘇子卿嚼雪啖氈。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窮居海上。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爲記之。

陽丹訣

冬至後齋居。常吸鼻液。漱鍊令甘。乃嚥下丹田。以三十瓷器。皆有蓋。溺其中。已隨手蓋之。書識其上。自一至三十。置淨室。選謹朴者守之。滿三十日開視。其上當結細砂。如浮蟻狀。或黃或赤。密絹帕濾取新汲水。淨淘澄。無度。以穢氣盡爲度。淨瓷瓶合貯之。夏至後取細研。棗肉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丸數。三五日後服盡。夏至後仍依前法采取。卻候冬至後服。此名陽丹陰煉。須清淨絕慾。若不絕慾。其砂不結。

陰丹訣

取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無疾恙者。幷養其子。善飲食之。日取其乳一升。少只半升已來亦可。以硃砂銀作鼎與匙。如無硃砂銀。山澤銀亦得。慢火熬煉。不住手攪。如淡金色。可丸即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數。此名陰丹陽煉。世人亦知服秋石。然皆非清淨所結。又此陽物也。須復經火。經火之餘。皆其糟粕。與燒鹽無異也。世人亦知服乳。乳陰物。不經火煉。則冷滑而漏精氣也。此陽丹陰煉。陰丹陽煉。蓋道士

靈智妙用。沈機捷法。非其人不可輕泄。愼之愼之。

樂天燒丹

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來日忠州刺史除書到。迺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閒事未敗故也。今日眞敗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

贈張鷟

張君持此紙求僕書。且欲發藥。君當以何品。吾聞戰國中有一方。吾服之有效。故以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夫已饑而食。蔬食有過於八珍。而旣飽之餘。雖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謂善處窮者矣。然而於道則未也。安步自佚。晚食爲美。安以當車。與肉爲哉。車與肉猶存於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記三養

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三年八月。

謝魯元翰寄煖肚餅

公昔遺余以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暖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爲內。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爲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爲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爲腹。

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卻以見還。

辟穀說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爲上妙。法止於此。能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僞不遠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僧耳米貴。吾方有絕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記服絹

醫官張君傳服絹方。眞神仙上藥也。然絹本以禦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當蓋稻草席耳。世言著衣喫飯。今迺喫衣著飯耶。

記養黃中

元符三年歲次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戊。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也。吾當以斯時肇養黃中之氣。過此又欲以時取薤薑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居海外。安得此慶耶。東坡居士記。

疾病

子瞻患赤眼

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余欲聽之而口不可。曰。我與子爲口。彼與子爲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決。口謂眼曰。他日我痞（一作瘖）。汝視物。吾不禁也。管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又曰。燕安酖毒。不可懷也。禮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偸。此語乃當書諸紳。故余以畏威如疾爲私記云。

治眼齒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云。眼惡剔決。齒便漱潔。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龐安常耳聾

蘄州龐君安常善醫而聾。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非異人乎。（此條見前遊沙湖內。重出。）

夢寐

記夢參寥茶詩

昨夜夢參寥師攜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

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紀其事。

記夢賦

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眞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灘灘水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元豐五年十月七日。

記子由夢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予由夢李士寧草草爲具。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喫。明年閏二月六日爲予道之。書以遺過子。

記子由夢塔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夢與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峽路。見二僧。其一僧鬚髮皆深青。與同行。問其向去災福。答云。向去甚好。無灾。問其京師所需。要好硃砂五六錢。又手擎一小卯塔。云中有舍利。兄接得卯塔自開。其中舍利燦然如花。兄與弟請吞之。僧遂分爲三分。僧先吞。兄弟繼吞之。各一兩。細大不等。皆明瑩而白。亦有飛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卻喫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無縫塔。僧笑遂覺。覺後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夢中甚明。故閑報爲笑耳。

夢中作祭春牛文

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

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慍。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夢中論左傳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跡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飢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錄之。

夢中作靴銘

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女送出。睇眄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

記夢

予嘗夢客有攜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文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賊其牛。

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夢中亦知其爲夢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題其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昔年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太半相識。辨才海月皆在。相見驚異。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游。不及

冠帶。既覺亡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之。

宣德郎廣陵郡王完大小學教授眉山任伯雨德公。喪其母呂夫人。六十四日號踊。稍閒。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具言世所傳本多誤。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爲善本。又備載張居道再生事。德公欲訪此本而不可得。方苦臥柩前。而外甥進士師續假寐於側。忽驚覺曰。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鬻薑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有居道傳乎。曰然。此大非夢也。德公大驚。即使續以夢求之。而獲覩鬻薑者之狀。則夢中所見也。德公舟行扶柩歸葬於蜀。余方貶嶺外。遇弔德公楚泗間。乃爲之記。

昨日夢有人告我云。如眞饗佛壽。識妄喫天廚。予甚領其意。或曰。眞卽饗佛壽。不妄喫天廚。予曰。眞卽是佛。不妄卽是天。何但饗而喫之乎。其人甚可予言。

夢南軒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穀行宅。遍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庄客數人。方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措大喫飯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當飽喫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喫了又喫。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聞馬道士善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如彼措大得喫

飯三昧也.

題李巖老

南岳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一本云字下曰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腳碁盤.只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柰客思家.殆是類也.

學問

記六一語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閒以文字問之.云.無它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嫺讀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命分

退之平生多得謗譽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爲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馬夢得同歲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卽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

得爲首。

人生有定分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

送別

別子開

子開將往河北。相渡河寧。以冬至前一日被旨。過節遂行。僕以節日來賀。且別之。留飲數盞。頹然竟醉。案上有此佳紙。故爲作草露書數紙。遲其北還。則又春矣。當爲我置酒蟹山藥桃杏。是時當復從公飲也。

曇秀相別

曇秀來惠州見予。將去。予曰。山中見公還。必求一物。何以與之。秀曰。鷲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它無著處。予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裹頭有災福。

別王子直

紹聖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松風亭。杖履所及。雞犬相識。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得爲首。

人生有定分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

送別

別子開

子開將往河北。相渡河寧。以冬至前一日被旨。過節遂行。僕以節日來賀。且別之。留飲數盞。頹然竟醉。案上有此佳紙。故爲作草露書數紙。遲其北還。則又春矣。當爲我置酒蟹山藥桃杏。是時當復從公飲也。

曇秀相別

曇秀來惠州見予。將去。予曰。山中見公還。必求一物。何以與之。秀曰。鷲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它無著處。予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裹頭有災福。

別王子直

紹聖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松風亭。杖履所及。雞犬相識。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東坡志林卷二

祭祀

八蜡三代之戲禮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猫虎之尸，誰當爲之？胥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黃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蓋爲是也。

記朝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眞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眞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見，魁標皆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首稽首而記其事。

兵略

匈奴全兵

匈奴圍漢平城，羣臣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強弩傅兩矢外鄉，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傅矢外鄉之策，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

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得與我行此危事也。

八陣圖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蕃。蕃正圓。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予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時事

唐村老人言

儈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雲過予言此。自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記告訐事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殺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爲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爲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爲情輕

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爲開封尹方廢滑州白馬爲畿邑上殿論奏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撫之子容以謂賊不干己者告捕而變主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所謂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勸告訐者皆當時小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

官職

記講筵

祕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答曰卿以博學參預經筵宜尊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眞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眞宗皇帝小善耳然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眞宗自澶淵之役卻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觳觫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爲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遑而過之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軾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竊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眞宗皇帝好生

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册。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

禁同省往來

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雜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栽小亭。植竹開窗。東道騎省。與李常侍窗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記盛度誥詞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相入也。惟演建言二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婿。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人怪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穡殿中。時軾方論周穜擅議宗廟。蘇子容因道此。

張平叔制詞

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

請廣陵

今年吾當請廣陵。暫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詣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仕。築室種果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買田求歸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賀下不賀上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佩。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飢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戒。

隱逸

書楊朴事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眞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詩。及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盃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語妻曰。獨不能如楊子雲處士妻作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

白雲居士

張愈。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非槁項黃馘盜名者也。偶至西湖靜軒。見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石。

佛教

讀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尙少一喩。試以喩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喩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改觀音呪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誦經帖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可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盌水如何漱得。坡云、慙愧闍黎會得。

誦金剛經帖

蔣仲甫聞之孫景修。言近歲有人鑿山取銀礦。至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礦者。以窟壞不能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自隨。每有飢渴之念。卽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餌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言守一。若飢、一與之糧。若渴、一與之漿。此人於經中豈所謂得一者乎。

僧伽何國人

泗洲大聖僧伽傳云。和尙、何國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靑僊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弔。余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尙告別。沈問所往。答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尙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袁宏論佛說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淸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道釋

贈邵道士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書李若之事

晉方技傳有幸靈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靈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靈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亂者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靈固有道者耶呂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靈療之去母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靈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扶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

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記蘇佛兒語

元符三年八月。余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歲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兒嘗賣菜之東城。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肉。余言勿作此念。衆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

記道人戲語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善鬻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陸道士能詩

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藥。通術數。能詩。蕭然有出塵之姿。久客江南。無知之者。予昔在齊安。蓋相從游。因是謁子由高安。子由大賞其詩。會吳遠之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朱氏子出家

朱氏子出家。小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尹。皆願出家。照僧師守素。乃叅寥子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赤壁賦。鏗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聞四方。此叅寥子之法孫。東坡之門僧也。

壽禪師放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卽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泫然無異色。乃捨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寔逐海上。去死地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

僧正兼州博士

杜牧集有燉煌郡僧正兼州博士學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詞。蓋宣宗復河湟時事也。蕃僧最貴中國紫衣師號。種世衡知青澗城。無以使此等。輒出牒補授。君子予其權。不責其專也。

卓契順禪話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僧文葷食名

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雞爲鑽雛菜。竟無所益。但自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本秀非浮圖之福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士萬人。噓枯吹生。亦兆黨錮之冤。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洶洶都邑。安得而不敗。殆非浮屠氏之福也。

付僧惠誠游吳中代書十二

妙總師叅寥子。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蓋過于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頃有作相。自辨才歸寂。道俗皆宗之。

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入。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胷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遊。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絕俗。語有璨忽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予往來吳中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

法詞辨蜂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蓋其才有過人者。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雅逸可愛。放而不流。其爲人稱其詩。

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三閣黎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衣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法穎沙彌、叅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夜。予作樂滅慧。穎坐一夫肩上顧之。予謂曰。出家兒亦看燈耶。穎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不復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叅寥者。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誠。使歸見之。致予意。且謂道予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東坡居士書。

異事上

王烈石髓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嵇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爲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寧詰曲自世閒。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閒人亦不能容。叔夜婞直。又甚於退之也。

記道人問眞

道人徐問眞、自言滁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指爲鍼。以土爲藥。治病良有驗。歐陽文忠公爲青州。問眞來從公游。久之。乃求去。聞公致仕。復來汝南。公常館之使伯和父兄弟爲之主。公常有足疾。狀少異。醫莫能喻。問眞教公汲引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有罪。我與公卿游。我不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冠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侯之。問眞出城。顧村童使持藥筒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眞於髻中出小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復知其存亡。而童子徑發狂。亦莫知其所終。軾過汝陰。公具言如此。其後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腿疾。軾試以問眞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十一月二日。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事復有甚異者。不欲盡書。然問眞要爲異人也。

記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山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眞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虛不能答。沖虛觀後有米眞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云。紫陽眞人山元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遺書牌。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

記羅浮異境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覩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人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已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東坡昇仙

吾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

黃僕射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官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祿仕者。

沖退處士

章詧、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沖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詧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寧答曰。手持東岳寄來書。詧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詧果死。其子禩、亦以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爲得道者。百歲乃死。常見余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臞仙帖

司馬相如諂事武帝。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所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隱。居山澤閒。形容甚臞。此殆四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廣武帝意耳。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鳥賦。眞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二日。東坡書。

記鬼

秦太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竟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辭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皇就之。不知其爲水也。然客竟亦無他。夜會說鬼。叅寥舉此。聊爲之記。

李氏子再生說冥間事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

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僧人。僧居十六七。有一軀。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僧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梳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飡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飯所食無疑。又一僧至。見者擎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擘墻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爲世戒。

道士張易簡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烟焰上聳聳焉。有一陳道人也。

辨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己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忽聞空中有聲。眞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

妻乃反以爲鬼也。

三老語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山齊矣。以余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桃花悟道

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爾朱道士煉朱砂丹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所產丹砂。雖瑣細。而皆矢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鍊丹數年。竟於涪州白石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吾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谷。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無復採者。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採爾。讀本草偶記之也。

東坡志林卷三

異事下

朱炎學禪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住一作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住一作在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眞廟時人也

故南華長老重辨師逸事

契嵩禪師常瞑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辨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荼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瞑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爲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辨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嶺南還則辨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曰我師昔在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朗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愧服東坡居士曰辨視身爲何物弃之尸陁林以飼烏鳶何有安以壽塔爲朗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與師

時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冢中棄兒吸蟾氣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飢困。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幾定歸鄉。過此冢。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棄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冢中空無有。惟有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冢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膚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荊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蟆也。決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嘉祐六年也。

石普見奴爲祟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陳昱被冥吏誤追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攜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爲鳥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

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坐曹十餘人以狀及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錯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卽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周果死

記異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爲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斤以少藥鍛之皆爲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插一騾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搖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卽不見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爲靈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髮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賊所殺人

赫然未冷也。否則及亦未免耳。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王翊夢鹿剖桃核而得雄黃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乃嚼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一翊作翊

徐則不傳晉王廣道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朽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揚州。王請受道。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歸。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既而喪至。予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爲煬帝所汚。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蓋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眞人肯置之齒牙哉。

先夫人不許發藏

昔吾先君夫人傲宅於眉。爲紗穀行。一日二婢子懸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

人急命以土塞之。甕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乃已。人以爲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者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問遂僦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發也。軾愧而止。

太白山舊封公爵

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髣髴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爲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記范蜀公遺事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髮皆變蒼。郁然如畫也。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蓋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記張憨子

黃州故縣張憨。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士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記女僊

予頃在都下。有傳太白詩者。其略曰。朝披夢澤雲。又云。笠釣清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在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道。眞不可以意度。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僊降於其室。自言女僊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於箕帚。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獄鬼、羣鳥獸者。託於箕帚。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爲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

池魚踊起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沿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爲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孫抃見異人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牌堠云毛

女峯者見一老姥坐堠下鬚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跡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亦怪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挂鞍盡與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修身歷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歷書日之所爲莫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技術

醫生

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爲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今張君宜所能殆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純淑世或畏之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爲事治過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論醫和語

男子之生也覆女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

曰沈潛剛克世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爲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爲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讀左氏書此

記與歐公語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柂牙爲柂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茯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艸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爲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鼴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叅寥求醫

龐安常爲醫不志于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酬之爲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叅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龐胡二君與吾輩游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王元龍治大風方

王旂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爲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效。藥有效者。則是天不能病。常是病之祟。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爲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爲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延年術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異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

單驤孫兆

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閒。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爲朝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黃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之以鍼。術絕妙。

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寄論於目睫也耶驤安常皆不以賄謝爲急又頗博物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爲記之

僧相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脣不著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記眞君籤

沖妙先生季君思聰所製觀妙法象居士以憂患之餘稽首洗心歸命眞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未遂敢以籤卜得吳眞君第三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既堅固見善勤修學敬再拜受教書莊子養生一篇致自厲之意不敢廢墜眞聖驗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東坡居士南遷過虔與王嘉翁同謁祥符宮拜九天使者堂下觀之妙象實同此言

信道智法說

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之餘戊寅九月晦遊天慶觀謁北極眞聖探靈簽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辭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二者不離析壽命不得延覽之竦然若有所得書而藏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軾恭書古之眞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則曰自誠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由執一也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則道凝

以智先法則法活道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況延壽乎

記筮卦

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三爻初六變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益之初六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也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費孝先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受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遠千里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眞僞不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也

記天心正法呪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爲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此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辨五星聚東井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爲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諂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四民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夫人見大練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永叔常言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得多少

梁賈說

梁民有賈于南者七年而後返茹杏實海藻呼吸山川之秀飲泉之香食土之潔泠泠風氣如在其左右朔易弦化磨去風瘤望之蟠螭然蓋項領也倦游以歸顧視形影日有德色徜徉舊都躊躇顧乎四鄰意都之人與鄰之人十九莫已若也入其閨登其堂視其妻反驚以走是何怪耶妻勞之則曰何關於汝饋之漿則憤不飲舉案而飼之則憤不食與之語則向牆而欷歔披巾櫛而視之則睡而不顧謂其妻曰若

何足以當我。亟去之。妻俛而怍仰而歎曰。聞之。居富貴者不易糟糠。有姬姜者不棄憔悴。子以無癭歸。我以有癭逐。嗚呼癭邪。非妾婦之罪也。妻竟出。於是賈歸家三年。鄉之人憎其行。不與婚。而土地風氣。蒸變其毛脈。啜菽飲水。動搖其肌膚。前之醜稍稍復故。於是還其室。敬相待如初。君子謂是行也。知賈之薄於禮義多矣。居士曰。貧易主。貴易交。不常其所守。茲名教之罪人。而不知學術者蹈而不知恥也。交戰乎利害之場。而相勝於是非之境。往往以忠臣爲敵國。孝子爲格虜。前後紛紜。何獨梁賈哉。

梁工說

梁工治丹竈有日矣。或有自三峯來。持淮南王書。欲授枕中奇祕。坎離生養之法。陰陽九六之數。子女南北之位。或黃或白。生生而不窮。以是強兵。以是緒餘。以博施濟衆。而其始也。密室爲場。空地爲爐。外盡山木之上煮天一坎父鼎母。養以旣濟風火絪縕。而五礫化生。方士未畢其說。工悅之。然以爲盡之矣。退試其術。踰月破竈。而黃金已芽矣。於是謝方士。方士曰。子得予之方。未得究其良。知其一不知其二。余弗邀利於子。後日不成。不以相仇。則子之惠也。工重謝之曰。若之術殫於是矣。予固知之矣。豈若愚我者哉。遂歌驪駒以遣送之。束書在於腰。長揖而去。工日治其訣。更增益劑量。其貪婪無厭。童鬼山之木。汲西江之水。夜火屬月魄。晝火屬日光。操之彌勤。而其術愈疎。爲之不已。而其費滋甚。牛馬銷於鉛汞。室廬盡於鉗鎚。券士田質妻子。蕭條襤縷。而其效不進。至考以死。終不悟。君子曰。術之不愼。學之不至者然也。非師之罪也。居士曰。朽牆畫墁。天下之賤工。而莫不有師。問之不下。思之不熟。與無師同。其師之不至。朽牆畫墁

之不若也。不至則欺其中。亦以欺其外。欺其中者已窮。欺外者人窮。如梁工蓋自窮。亦安能窮人哉。

女妾

賈氏五不可

晉武帝欲爲太子娶婦衛瓘曰賈氏有五不可。青黑短妬而無子。竟爲羣臣所舉娶之。竟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爲娶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其惑於衆口。則顛倒錯繆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云證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況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賈婆婆薦昌朝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憲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宗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石崇家婢

王敦至石崇家如厠。脫故著新。意色不怍。厠中婢曰。此客必能作賊也。此婢能知人。而崇乃令執事厠中。殆是無所知也。

賊盜

盜不劫幸秀才酒（幸一作幸）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於蘄黃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邪。官人識其意。卽紿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歎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愼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梁上君子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緡。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夷狄

曹瑋語王曮元昊爲中國患

天聖中。曹瑋以節鎭定州。王曮爲三司副使。疏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曮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惰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當君之爲樞密時乎。盍自今學兵講邊事。曮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曮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士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能之。曮之孫爲子由壻。故知之。

高麗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爲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爲記之。又見淮東提舉黃實言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夷人皆拆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也。恐北敵有覘者。以爲眞爾。由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敵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敵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爲異時可使牽制北敵。豈不誤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過泗州。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睢盱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幷記之。

高麗公案

元祐五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爲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敵帳中見高麗人。私語本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徠之意。樞密使李公弼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極遣商人招之。天下知非極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

東坡志林卷四

古迹

鐵墓厄臺

余舊過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游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邱。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往嚙其址。見有鐵鋼之。又有臺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在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思王寵、散弩臺以控黃巾者。此說爲近之。

黃州隋永安郡

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州都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甚鄙野。而圖經以爲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廟。庶幾是乎。

漢講堂

漢時講堂今猶在。畫固儼然。丹青之古。無復前比。

記樊山

自余所居臨皐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爲盧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柂師請所之。仲謀欲往盧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柂師。使泊樊口。遂自

樊口鄂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即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見老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赤壁洞穴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

玉石

辨眞玉

今世眞玉甚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礪而後成者世以爲眞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眞玉須定州磁芒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死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紅絲石

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骰盆蓋亦不見佳者今觀雪菴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

井河

筒井用水鞴法

蜀去海遠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淸井富順鹽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鑾所開利入至厚自慶歷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圜刃鑿如碗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爲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爲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鞴此法惟蜀中鐵冶用之大略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汴河斗門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識者皆以爲不可竟爲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廬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蒸餅淤朝廷亦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卽可沃灌古有之而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卜居

太行卜居

柳仲舉自共城來。搏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范蜀公呼我卜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籜笠。放蕩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居人久放浪。不覺有病。或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人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合江樓下戲

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茅店廬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

名西閣

元豐三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出巡未歸。軾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名。思之未有佳者。蔡謨廓名父子也。晉宋閒第一流。輒以仰公家。不知可否。

亭堂

臨皐閑題

臨皐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

閑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子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名容安亭

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

陳氏艸堂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絮如羣鶴舞參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邱子欲作庫頭參寥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雪堂問潘邠老名大臨

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眞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爲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似縶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爲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惠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如蝸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脅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

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怪子爲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爲籓外之游可乎蘇子曰予之於此自以爲籓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爲籓也名譽不足以爲籓也陰陽不足以爲籓也人道不足以爲籓也所以籓子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內發而爲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爲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喑嗚踴躃之而已則籓之於人抑又固矣人之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知既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爲害惟目爲甚故聖人不爲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爲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所爲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覩是雪也子之內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爛麗水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予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爲登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爲靜以臺

觀堂則堂爲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南望而還遺其元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齊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惕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遡而優不寒而栗淒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既無炙手之譏又免飲冰之疾彼其趨趄利害之途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熱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爲子之所爲而子不能爲我之爲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繡者被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繡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爲師子以我爲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將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爲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艸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擾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轡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爲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羣息已動大明既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兮我其子歸客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頷之曰有若

人哉。

人物

堯舜之事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

論漢高祖羹頡侯事

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邱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轢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爲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爲羹頡侯。高祖號爲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不置轢釜之怨。獨不畏太上皇緣此記分杯之語乎。

武帝踞厠見衞青

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惟踞厠見衞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爲可住耳。若青人奴。雅宜舐痔。踞厠見之。正其宜也。

元帝詔與論語孝經小異

楚孝王囂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東平王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然後富貴離其身。而社稷可保。皆與今論語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於身。疑爲俗儒所增也。

跋李王詞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

眞宗仁宗之信任

眞宗時。或薦楙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汲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持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時元祐三年。與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柑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材之主也。

孔子誅少正卯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

去發之。使更遲疑兩三日。已爲少正卯所圖矣。

戲書顏回事

顏回簞食瓢飲。其爲造物者費亦省矣。然且不免於夭折。使回更喫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足爲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耳。

辨荀卿言青出於藍

荀卿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卽藍也。冰卽水也。釀米爲酒。殺羊豕以爲膳羞。曰酒甘於米。膳羞美於羊。雖兒童必笑之。而荀卿以是爲辨。信其醉夢顚倒之言。以至論人之性。皆此類也。

顏蠋巧於安貧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於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艸木也。使艸木如八珍。惟晚食爲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張儀欺楚商於地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無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又非楚之臣。爲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欲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特無獲。所喪已不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晁錯傳書此。

趙堯設計代周昌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爾。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爲趙王貴強相。獨周昌爲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爲御史大夫。呂后殺趙王。昌亦無能爲。特謝病不朝爾。由此觀之。堯特爲此計。規代昌爾。安能爲高祖謀哉。呂后怨堯爲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特不能爲高祖謀。其自爲謀亦不善矣。昌謂之刀筆吏。豈誣也哉。

黃霸以鴞爲神爵

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豪偉人也。嘗言。黃霸本尙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小數陋哉。潁川鳳皇蓋可疑也。霸以鴞爲神爵。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爲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

王嘉輕減法律事見梁統傳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

袁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尙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與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竦而不漏可不懼乎

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略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遠如叔安上言吾子以快活未知孰賢與否

勃遜之

勃遜之會議於潁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鼕蔑一言得其爲人予於遜之亦云然

劉聰吳中高士二事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郤超出與桓溫密謀書以解父

郤超雖爲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爲懟。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以指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矣。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與石碏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論桓範陳宮

司馬懿討曹爽。桓範往奔之。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說爽移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不從。範曰。所憂在兵食。而大司農印在吾許。爽不能用。陳宮呂布既擒。曹操謂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日何如。宮曰。此子不用宮言。不然未可知也。僕嘗論此二人。呂布曹爽。何人也。而爲之用。尚何言知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謂智。元祐三年九月十八日書。

錄溫嶠問郭文語

溫嶠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容。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曰。飢思食。温嶠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容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先生獨處窮山。死爲烏鳶所食。奈何。曰、壯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先生獨處窮山死爲烏鳶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猛虎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世不寧。則埋藏者食於螻蟻復何異又問猛虎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不出濟世乎。曰。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塘郡。游餘杭九鎮山。訪大滌洞天。卽郭生之舊隱。洞大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勑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書。

劉伯倫

劉伯倫常以鍤自隨曰死卽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房琯陳濤斜事

房次律敗於陳濤斜。殺四萬人。悲哉。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熱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區區之辨。以待熱洛河。踈矣。

張華鷓鴣賦

阮籍見張華鷓鴣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鷓鴣之本意。

王濟王愷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飲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也。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王夷甫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高屬。將妻之。惠風杖劍大罵而死。乃知王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衞瓘欲廢晉惠帝

晉惠帝爲太子。衞瓘欲陳啓廢立之策。而未敢發。會燕淩雲臺。瓘託醉。跪帝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之而止者三。因拊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眞大醉。賈后由是怨之。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以瓘之智。不宜暗此。殆鄧艾之冤。天奪其魄爾。

裴頠對武帝

晉武帝探策。豈亦如籤也耶。惠帝不肖得一。蓋神以實告。裴頠諮對。士君子恥之。而史以爲美談。鄙哉。惠懷愍皆不終。牛繫馬後。豈及亡乎。

劉凝之沈士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卽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爲鄰人認所著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卽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柳宗元敢爲誕妄

柳宗元敢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温爲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過于此者。必呱呱然。雖子產不至。此温何以得之。其稱温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爲裴延齡壻者乎。柳宗元與伾叔文交。蓋亦不差於延齡姻也。恭爲延齡壻。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見宗元

文集恭墓誌云。

東坡志林卷五

論古

武王非聖人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

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以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入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周東遷失計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顓（音茲）即鉞王。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

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可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粥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衞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薳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衞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鄀。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拙取楚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幷天下。蘇子曰。秦幷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魏。秦幷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竟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幷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亡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閒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孱不鬬。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烏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齲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齲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痛。吾指爲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荷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元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

而堅不幸耳。

秦廢封建

秦初幷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鎭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供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幷。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屛。至于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幷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

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弒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論子胥種蠡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於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財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而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而不足於此。吾以是累嘆而深悲焉。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籍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栖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

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肯、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籍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肯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肯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之言。

論魯三桓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敛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刻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卻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蓋始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

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不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也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暮月而能變治世之禮以佐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哀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舉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司馬遷二大罪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宏羊之

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宏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宏羊斗筲之才。穿鑿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宏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所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宏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論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以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殺其所立，項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游士失職之禍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六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虢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烏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貴富。與此四者共之。其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滅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幷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彼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

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趙高李斯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吳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帳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閒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膽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致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溺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

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驁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望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故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攝主

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也。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諡。國有廟。春秋獨存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閨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

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隱公不幸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弒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幷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所行相同。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戮。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猶畏蒙氏之奪其位。故俛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

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由也夫。吾讀史得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七德八戒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洙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矣。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簒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爲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

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爲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軑軑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武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元。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愼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愼在未病之前，而服藥於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志林五卷皆東坡先生記元豐至元符二十餘年中身歷之事明湯雲孫手錄刻未竟而卒趙清常踵成之分類編輯與毛氏所刻及百川學海稗海諸本稍異余以坡公風流文翰散見於他帙者如華嚴法界無量無邊是編所收止於此嘗憾其隘然其間經緯陰陽俯仰今古旁及山川風物幽冥夢幻道果仙緣或莊或俳隨手牽綴具有名理而其在邦在家之達出世入世之心眞如丈六金身見者無不合掌讚誦也亦何憾乎隘哉爰卽舊本略加校訂而付諸梓知芥子中亦納須彌云爾嘉慶甲子夏仲若雲張海鵬識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一

宋　蘇　軾撰

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解吾詩八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人皆以爲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讐故恨其不能滅吳非也我本意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凡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此眞書生習氣耶

韓退之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書九月柿葉赤而實紅則退之詩乃謂此也

石介作三豪詩其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而杜默師雄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一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止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唐末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齊己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後對坐貌彌精語既凡近而字無法眞亞棲之流近見曾子固編李太白集後謂頗獲遺亡而有贈

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伯喈方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駈虜入胡中。尤知其非眞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梁簡文答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引。

元豐七年十二月。浴泗州雍熙塔下。戲作如夢兩闋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俯爲世間一切。此曲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馴。後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

舊讀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昨日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已有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壽耶。

寇元弼言。去歲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帶研光帽。帽上簪花。舞香山一曲。曲末終。花皆落去。

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也，終於盡壞。景鐘石鼓，蓋堅古人之爲不朽之計亦至矣，然其妙意所以不墜者，特以人傳人耳。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粗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

漢武諱巫蠱之事，疾之如仇讐。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維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爲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韓魏公在中山，狄青爲副總管，陳薦爲幕客。今魏公之子師朴出鎮，而青之子詠、薦之子厚復踐此職，亦異事也。

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曰：我罪人也。東坡曰：有猶子乎？曰：有。東坡曰：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賴古多此賢。陶彭澤不解事，忍饑作此詩，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爲丹陽南郭人。

柳公權論研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令，世莫曉其語。此研青州甚易得，凡物爾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無潤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鞚，與定州花瓷作對，豈研材乎？研當用石，鏡當用銅，此其材本性也。以瓦爲研，如使鐵鏡耳。人之待瓦研鐵鏡也微，而責之也輕，粗能磨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眞材本性者同日而語哉。

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掌，郗嘉賓既死，出其所與桓溫密謀之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卽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

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余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嘉賓以父之故而不匿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溫謀畔。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坦之曰。汝眞痴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溫之禍。使郗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矣。

子由之達。蓋自幼而然。方先君與某篤好書畫。每有所獲。眞以爲樂。唯子由觀之。漠然不甚經意。今日有先見固宜也。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二

若稽古。其訓曰順考。古之所謂若。今之所謂順也。古之所謂誠。今之所謂眞也。非以若易順、誠易眞也。曰惠亦順也。方虞書時未有云順者也。

班固有云。當孝文時天下以鄙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勢劫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東坡先生曰。當是時。寄固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游。且相厚善也。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碏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鄙商之賢。不及石碏。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爲洗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爲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爲臺所彈。乃乞追服。乃知蟹匡蟬緌。不獨成人之弟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母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乃得之。奉養三年。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爾遠耶。余謫居於黃。而壽昌爲鄂守。與余往還甚熟。余爲撰梁武讖引者也。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猶

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廣。則糞土有時而不幸。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至以爲唐時有自平宮中。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人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爲人所笑也。

子由爲人。心不異口。口不異心。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近日忽作禪語。豈世之自欺者耶。欲移之於老兄而不可得。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死生可以相待。禍福可以相共。唯此一事。對面相分付不得。珍重珍重。

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陵曰。公自難識。若曹劉沈謝輩。闇中摸索。亦合認得。誠哉是言。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于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韓退之喜大顚。如喜澄觀、文暢之意爾。非信佛法也。世乃妄撰退之與大顚書。其詞凡陋。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有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爾。又不自以爲奇特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語云。平生爲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

能爲退之畫記。退之又不能爲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僕嘗謂退之畫記。近似甲乙帳耳。了無可觀。世人識眞者少。可嘆亦可愍也。

漢武帝違韓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穆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子由作栖賢僧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也。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予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不類太白。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厠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太白。則其人心疾已久。非特厠鬼之罪。

周禮有金錞。國語有錞于丁寧。肅齊始與王鑑嘗得之。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觚。銅色黑如漆。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出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清響如雷。良久乃已。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彷彿甚可恨也。

余來黃州。聞光黃八二三月。皆羣聚謳歌。其詞固不可解。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高下往返。如鷄唱爾。與朝堂中所聞鷄人傳漏。微有所似。但極鄙野爾。漢官儀。宮中不畜鷄。汝南出長鳴鷄。衞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鷄鳴。又應劭曰。今鷄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衞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是也。顏師古不考本末。妄破此說。今余所聞。豈亦鷄鳴之遺聲乎。今士人謂

之山歌云.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三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爲三歸之臺。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荊。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左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愼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常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釋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明甚。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先師與蒙其詬。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

蔡賈論子玉過三百乘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爲勝抑將以多爲實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善是用多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莽、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可不敗耶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成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眞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爲惡既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祕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數賀之惡可盡信哉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爲明主謀而不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乃知本初孟德所以興亡者

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唯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衞青傳不名。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謂之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甚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其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唐太宗時。雉數飛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余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卽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諂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鼎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賊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爲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等至乎。以此知爲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宮之事。不暇復爲三子性命計矣。太宗本謀於是時借隋吏以殺兄弟。其意明甚。新舊史皆曲爲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所謂下流必歸歟。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我

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也

曾子曰自吾出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辯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寒侯微巧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穢迹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微世無曉者吾是以疏之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爲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讓舜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祖誠知揖遜之水尚汚牛腹則干戈之粟豈可溷夷齊之口乎于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鯀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證西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族哉由此觀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

君長爾。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其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劉禹錫既敗。爲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辨移人。既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與梁冀比。舍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監國王。豈可同年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爲比。以此知小人爲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有所戒。書此。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四

先友史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先子同舉制册有名蜀中世所共知沆子疑者其弟也沆才氣絕人而薄於德彥輔才不減沆而篤於節義博辯能屬文其思子臺賦最善大略言漢武晉惠天資相去絕遠至其惑則漢武與晉惠無異竟不仕年六十卒無子先君爲治喪立其同宗子爲後今爲農夫無聞於人沆亦無子哀哉

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余嘗疑之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爲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書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矣當更徐考之

司馬相如歸蜀臨邛令王吉謬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者謝吉及卓氏爲具相如又稱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爲率錢之會爾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矣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眞所謂小人也哉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張舜民言永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若能保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

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付一鍵點者間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屈。上爲一慟。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爲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至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劫盜招出。氣凌公卿。韓持國至詣其第。出妓飲酒。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常爲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予時將乞許。覬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潁州而止。

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中塗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銅峽裏草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密所奏。得罪。貶邠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返。西人從城上問官軍。漢人兀撦否。或仰而答曰兀撦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斬爲兀撦也。

前日見邸報。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爲也。近得其姪伯祿書云。景仁上殿。爲定大樂也。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揚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揚雄之言。可謂謬矣。

今日見王鞏云。張安道向渠說。蘇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融之

蠢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室。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爲蠢哉。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退傳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之。時毫官納劄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曰。公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公不至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既貶琳。亦黜道輔竟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

李士衡之父一。以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眞宗論時文之弊。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法。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告曰。世有顯人。上頷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某先君奉詔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

文忠公公曰文正公寔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今日偶與客論此事夜歸乃記之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事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爲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亦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深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敵江南西蜀獨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爾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害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敵罔爲安全但恐扈駕之士路中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代雄傑也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此言爲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偏四海也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五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而嘆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

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適會金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麥豆未嘗有蟲有蟲蓋異事也既食其葉則實自病安有不爲害之理元方因言子方蟲爲害甚於蝗有小甲蟲見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前此吾未嘗聞也故錄之

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繁卿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姦民大病之余始至問民疾苦以此爲首遂罷之萬花本洛陽故事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始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歎曰君謨乃爲此耶近者余安道孫獻策榷饒州陶器自監榷得提舉死焉偶讀太平廣記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爲嘉興乍浦下場雜鹽官侮慢廟神以死以此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鄂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才傾一盞便醺人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是酒名也

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辟。入梅山溪洞中。說諭其首領。見洞主蘇甘家有神畫像。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知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扣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公帥中誠之也。誠之常爲提刑。權知桂府爾。吾識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僚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耳。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荊。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也。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

孫卿子書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言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詞十一篇。則成相者。蓋古謳謠之名也。疑所謂鄰有喪。舂不相及。樂記云。治亂以相訊也。亦恐由此得名。更當細考之。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常與劉原父食輳

節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己也．原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恠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幷原父言記之．以爲後世君子一笑．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間遼故音瘉．弦長故微鳴．所謂瘉者．猶今俗云敓聲也．敓音鮮．出歇鼓錄．兩絃之間．遠則有敓．故曰間遼．絃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絃虛而不按．乃可按故云．絃長而微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爾．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又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其餘繆陋不一．亦聊舉其一耳．

蕭子雲嘗答敕云．臣皆不能賞拔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乃見勑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法元常．□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又見齊史本傳．今閣下法帖十卷中．乃有衞夫人與一僧書．班班取子雲此文．其僞妄可知也．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斛．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煙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

耶。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誤爲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今日見提舉陳貽叔云。舒州有醫人李惟熙者。爲人清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暖者。菱開花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又云。桃杏花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舊說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與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六出雙仁皆殺人者。失常故也。木石之蠹者。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不浮者亦殺人。余嘗考其理。既沙爛散。則不能蘊蓄而生蟲。瓜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此雖末事。亦理有不可欺者。

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某以書遺之。乃立賞罰以變此風。而黃之士石耕道。雖椎魯無他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連書其出入。訪聞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六

杜叔元、字君懿、爲人文雅、學李建中書、作詩亦有可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是眞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其硯而不可、君懿既死、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作墓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爲作、沂乃以遺孫覺莘老而得志文、余過高郵、莘老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始棒殺、何以其硯爲、余以爲憎而知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況其硯乎、乃問莘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而滑潤如玉、殺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眞四百餘年物也、匣今在唐諲處、終當合之、

鵞能警盜、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鵞而鬻之市、余自湖上夜歸、過屠者之門、羣鵞皆號、聲震衢路、若有知者、余悽然欲贖其死、念終無所濟之、故不果、然至今往來予心也、鵞不獨能警盜、亦能却蛇、其糞毒殺蛇、蜀人園池養鵞、蛇卽遠去、有此二能而不克免死、且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人如逸少哉、

吾昔求地斬水田在山谷間、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水、不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吾以是知五穀耗地氣爲最甚也、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繭、被於山澤、人收其利、歲以爲常、至五年、穀漸少而農事益修、蓋久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自發而爲野蚕旅穀、其理明甚、庚辰正月六日、讀世祖本紀、書其事以爲衞生之方、地不生

草木者多產金錫珠貝亦此理也

水族痴暗太輕殺之或云不能償冤是乃欺善怕惡殺之其不仁甚於殺能償冤者李公擇嘗謂金雞有無雄而卵者抱之雖能破殼而出然不數日輒死此卵可食非殺之也余曰不然凡能動者皆佛子也竹蝨初如塗粉竹葉上爾然久乃能動者百千爲曹無非佛子者梁武水陸畫像有六道外者以淡墨作人畜禽獸等形罔罔然於空中也乃是佛子流浪陋劣之極至於濕生如竹蝨者尤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冥漠間爾而謂水族雞卵可殺乎但吾起一殺念則地獄已具不在其能訴而不能訴也吾久戒殺到惠州忽破戒數食蛤蟹然自今日懺悔復修前戒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盆中須其死而食生卽赦之聊記其事以爲一笑

脈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脈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未嘗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爾士大夫多祕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効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實冷熱先定於中則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

豈以困醫爲事哉。

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作秧馬歌以教人。罕有從者。近讀唐書回鶻部族黠戛斯傳云。其人以竹馬行水上。以板薦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秧馬類歟。聊復記之。異日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

丙子寒食日前。寶積長老曇顯言。惠州海澄十五指揮使姚歡。守把阜民監。熙寧中。趙庶明知州巡檢姓申者。與知監俞懿有隙。吏士與監卒忿爭。遂告監卒反。庶明爲閉衙門。出甲付巡檢任討之。歡執挺立監門。白巡檢以身任監卒不反。乞不交鋒。巡檢無以奪爲斂兵而止。是日微歡。惠州幾殆。歡今年八十餘。以安南軍功遷雄略指揮使。老于黃州。鬚髮不白。自言年六十歲患癬疥。周匝頂踵。或教服黃連。遂愈。久服。故髮不白。其法以黃連去須。酒浸一宿。焙乾爲末。蜜圓如梧桐子大。空心日午臨臥酒吞二十粒。

東坡居士移守文登。五日而去官。眷戀山海之勝。與同僚飲酒日賓樓上。酒酣。作此木石一紙。投筆而歎。自謂此來之絕河內史全叔取而藏之。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七

僕責居黃州。鄭元輿君乘亦官于黃。一日以此紙□軸求僕字。云有故人孟訪者。酷好君書。囑我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自善用筆洒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懃甚。殆不可阻。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酒江亭上。醉甚。乃爲此數字。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紙乃絹也。然古者本爲絹紙。近世失之。君乘簡中云孟倅之子。本謂河陽倅也。而僕誤以爲姓鄭也。子瞻雖醉甚。亦是川若蠢鮮故態。視絹爲紙。以鄭爲孟。適當子瞻看朱成碧時耳。此公胷中落落。決不至如劉儀同訪同舍。見其子猶不悟也。

吾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眞。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世子多諱蓋僭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眞贊云。生□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嗔。吾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與次公同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次公言古人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已云。次公因誦歐陽公贈李師詩。囑予書之以贈焉。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東坡居士記。

唐霍氏琴。自開元至開成間。世有人。然其子孫漸志于利。追世好而失家法。故以最古者爲佳。非貴遠而

賤近也。予家有一琴。其中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關村雷家。記八日合。未曉八日合爲何等語也。盧山處士崔成老彈之。以爲絕倫云。元豐六年十月初四日書。

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遊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棋。極有妙語。予雖不通此伎。然以理度之。知其言足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步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一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云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飽以一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詩。公令賦蒸豚。援筆立成。詩云。嘴長毛短淺含膿。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更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眞堪玉筯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

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不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喜滑稽。尤善對。或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何怕李佥吾天下以爲口實。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寥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鷺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耳。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難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自適爲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淵明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一篇而已。予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于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疋。全忠自言夢見淮陰使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寅雖免一時之禍。殊不憂一眼胡奴見此賦也。可笑。

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者。皆爲一室。獨蜀人爲同墳而異葬。其間爲通道。高不及眉。廣不能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壽堂。以偶人被甲執戈。謂之壽神。以守之。而以石甓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則去之。某先夫人之葬也。先君爲壽室。追爲先人墓誌。故其文曰。蜀人之祔也。同壠而異壙。君實謙以爲己之文。不敢與歐陽公同藏也。東漢壽張樊非侯。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異藏。光武善之。書以示百官。蓋古亦有是也。然不爲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爲得禮也。

宋書樂志宋文帝元祐十三年給彭城王義康伎相丞給三十六人太常傳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又春秋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也予按說文佾從人從亦聲亦（許吃切）亦從肉口入聲其解云振也八無緣爲亦之聲疑古文從人從肉

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已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丈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不類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得樂天對酒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盃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一句不疊審矣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有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已不能言矣方死生之爭其苦有甚於刀鋸木索者矣予知其不可救嘿爲祈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已古人云甘嗜毒藥戲猛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色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苦非吾之所怖也予曰有行乞於道偃而號曰遺我一盃飯吾今以千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笑之有千斛之粟無一盃之飯不可以欺於小兒怖生於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爲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慧此不刊之語也如其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實痴也如

覺而實夢也。悲夫。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八

樂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時心爾。及苦樂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況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之尋聲捕影。繫風趁夢。此四者猶有彷彿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樂處。當以至理語君。今則不可。元祐三年八月五日書。

予少不喜殺生。時未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中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隱逸傳。始興人盧度、字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伐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祝云。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橋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壽終。偶讀此書。與余事粗相類。故拜錄之。

予在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往過之。輒作泣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風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悽然也。

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聊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寥

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荊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上出去也

晉史董京字威輩作詩答孫子荊其略曰玄鳥汚幕而不被害鳥集遠舉或以致死朏彼梁魚逶巡倒尾沉吟不快忽焉失水嗟乎魚鳥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嘲譽而去京之意蓋曰以魚自觀萬物不悟其非也我所以知魚鳥之爲非者以我不與魚鳥同欲惡也彼達人者不與我同欲惡則其觀我之所爲亦如我之觀魚鳥矣京得道異人也世俗不曉其語故粗爲說之戊寅八月八日讀隱逸傳

嶺南天氣卑陋氣蒸潭而海南尤甚秋夏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以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百有餘歲者往往皆是八九十歲者不論也乃知壽夭无定習而安之則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當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何足道哉彼愚老人初不知此特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涼相續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間人則固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不已顧視幃帳間有螻蟻帳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此時戊寅歲也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願爲目前檢言願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

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虱之處褌中乎。游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虱之處於襠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此阮籍之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讐。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耳。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巾之間者也。安得褌中之藏乎。吾故書之。爲將來君子一笑。

近世筆工。不能經師匠妄生新意。擇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相謀。獨錢塘程奕所製。有三十年前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予不久行當致數百枚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予來汝南。地平無山。清潁之外。無以娛予者。而地近亳坡。特宜檜栢。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紐紋。治事堂二栢與薦福兩檜。尤爲殊絕。孰爲使予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也歟。

道士某人。面欺主人。旁苦鄰座。厠左元放之席。已自厚顏。傾西王母之盃。宜從薄罰。可罰一大靑醆。

予作蜜酒格。與眞水亂。每米一斗。用蒸餅麵二兩半。餅子一兩半。如常法。取酤液再入蒸餅麵一兩釀之。三日嘗看。味當極辣。且硬。則以一斗米炊飯投之。若甜軟。則每投更入麴與餅各半兩。又三日再投而熟。全在釀者斟酌增損也。入水少爲佳。

貴公子雪中飲醉。臨檻向風曰。爽哉。左右有泣下者。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日以爽亡。楚襄王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譏之。此獨大王之風。庶人安得而共之。不知者

以爲諂也。知之者以爲風也。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董風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惜乎宋玉不在傍也。

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心麵。作槐芽湯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鱠。繼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鬬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快也。侯鯖集同

青天素月。固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知居心不淨者。常欲滓穢太清。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與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乎。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于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坐臧事病死。免穆生遠引于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于旣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爲士君子終身之戒。

吾嘗疑米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眞僞相半。元祐四年六月十二日。與章致平同過元章。致平謂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王長史懷素鄺十許帖子。然後知

平時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

唐末五代。文章藻麗。字畫隨之。而楊公凝式筆蹟獨雄強。往往與顏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要。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既高。學識亦至。當爲本朝第一。

荼蘼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臙花。杏花似絹花。罌粟花似紙花。三月十一日。會王文甫宗棐議評花如此。呂稚卿言芍藥不及牡丹者。以重耳。戴芍藥一枝。比牡丹三四。花間猶當着數品。蓋有其地而無其花。譬如荔子之與溫柑也耶。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官自糶鹽。且行均輸。獨朱暉又季以爲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帝頗然之。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宿怨。布帛爲租。吏當奸盜。皆非明王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出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曰。今得譴。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於雷同。負臣子之義。今五日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同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日夜讀後漢朱文季傳。感歎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

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強立。不足多貴。而諸尙書爲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何等爲禍。蓋以帝不悅後。必不甚進用。爲莫大之禍也。悲夫。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九

杜維先以此紙求予書。云大小不得過此。且先於卷首自寫數字。其意不問工拙。但恐大字費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賣菜之語。無以懲其失言。當乾沒此紙耳。

去病爲域踢鞠。此正不學古兵法者之過也。學卽不是。不學亦不可。子瞻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卽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答之可作秦吉了矣。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子瞻書。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爲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爲少疎也。天資旣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爲明之。

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云。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頗諾。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覺如何哉。

僕寓吳興。有游飛英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中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弟子答問。未嘗不唯。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蠅風捕影之流。何足

實告哉。

從祖南之教。其志固可嘉。空冀北之羣。所懇宜不允。

張憐民與張昌言圍棋賭僕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五百足。作飯會以飯僕社鬼。聽之若不賽者。俾墜其師。無克復國。

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季孫家。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矣。韋蘇州有言。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予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劉季孫。景文之中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待隱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久在江湖間。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箇沒興底張鎬相公。且爲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也。

與郭生遊於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爲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爲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鬬牛也。牛鬬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鬬。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耕當問

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而曰虛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蘊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見人作是詩者辭氣殆是李謫仙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詩須要有爲而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淵明。知詩病也。

或曰柳子厚瓶賦拾酒箴而作非也子雲本以諷諫設問以見意耳當復有答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蓋補亡耳。然子雲論屈原伍子胥晁錯之流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爲智幾於信道知命者子雲不及也子雲臨憂患顛倒失據而子厚尤不足觀二人當有媿於斯文也耶。元祐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施道民爲孫威敏所黜既而復得爲民。借小字軍人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一隻好夾注轎子。聞者爲之絕倒。

人間無酒仙兀兀三盃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尙如此何況眞箇是。

予奉使閩西。見邸店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

松脂以眞定者爲良。細布袋盛。漬水一日。沸湯煮。浮水面者。以新竹笊籬掠取。投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弃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製。但削去皮。搗羅細末耳。拌勻。每日早。取三錢匕著口中。用少熟水攪漱。仍以指如常法熟揩齒畢。更啜少熟水嚥之。仍以漱吐如常法。能牢牙駐顏烏髭也。贈来元章

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文公所理。尙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杜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侃侃然者也。是篇句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詞、詞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魄。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攻也。徽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擁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攻。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眞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寇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爲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

今日廂界有殺狗公事司法言近新書不禁殺狗問其說出於禮鄉飲酒烹狗於東方不禁然則禮云賓客之牛角尺亦不當禁殺牛乎孔子曰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埋狗也死猶不忍食其肉況可殺乎

予在東坡嘗親執鎗匕煑魚羹以設客客未嘗不稱善意窮約中易爲口腹耳今出守錢塘厭水陸之品今日偶與仲天貺王元直秦少章會食復作此味客皆云此羹超然有高韻非世俗庖人所能彷彿歲莫寡欲聚散難常當時作此以發一笑也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逆之交遊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放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期年其言乃効震竟不仕介爲陜西一幕官而死畋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身歌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啖名哉雖其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生而不亂也

唐彬與王濬伐吳爲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鄴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予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爲監軍以問文立立云彬多財慾而宗嗜酒帝曰財慾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故種竹當種雌。自根生上至生梢一節發者爲雌。物無逃於陰陽。可不信哉。

或問東坡草書。坡云不會。進云學人不會。坡云則我也不會。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十

端午日未出。於艾中以意求似其人者。輒摘之以灸。殊有効。幼時見一書中云爾。忘其爲何書也。艾未有眞似人者。於明暗間苟以意命之而已。萬法皆妄。無一眞者。復何疑耶。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詩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爲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迺復□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

聖人之所以能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爲魯司寇。墮郈費。三桓不疑其害己也。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爲政於商。既貳於夏矣。以桀之暴戾。納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放太甲而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孔明近之。玄德將死之言。乃眞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異詞哉。元祐八年。讀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終篇皆委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有意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二王之罪也。

玉川子作月蝕詩云。歲星坐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口無衣巾。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是無功而

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將屢立戰功雖處官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叶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汚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其厚祿者不知玉川何以有此句紹聖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恠者公笑不荅久之曰頗嘗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損平天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爲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與汝爲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候夜深閉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

近時世人好蓄茶與墨閑暇輒出二物校勝負云茶以白爲尚墨以黑爲勝予既不能校則以茶校墨以墨較茶未嘗不勝也

眞松煤遠煙馥然自有龍麝氣初不假二物也世之嗜者如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少啜飲之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復飲則把玩而已看茶而啜墨亦事之可笑者也

元豐七年二月一日東坡居士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並柯池入乾明寺觀竹林謁乳姥任氏墳鋤治茶圃遂造趙氏園探梅堂至尙氏第觀老杶偃蹇如龍虵形憩定惠僧舍飲茶任公亭師中庵乃歸且約後日攜酒尋春於此

世言竹紙可試墨誤矣當於不宜墨紙上竹紙蓋宜墨若池歙精白玉版乃眞可試墨若於此紙黑無所不黑矣穉墨硯上研精白玉版上書凡墨皆敗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予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淺深。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爲雪堂義尊。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己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火大發。緣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九。八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著書。仍以遺所不知何人也。餘松明一車。留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司馬溫公曰。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賓。誠然矣。然亦有同者。公曰。何謂。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蘊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欲以興太平。會竇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爲。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爲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用穆生言。爲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又爲嬰蚡起。又可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也。游談之士。假以成聲。今以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訐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吾讀之。未嘗不廢書太息也。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

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竊爲文。聚而見訕。訕公者所在成市。會不數年。忽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在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之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二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論。未嘗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吾賤貴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議論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踈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淸欲墜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靑枝。此至陋語。蓋村學究體也。元祐三年十月十六日付過。

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矣。去後重修。便當復念我耶。庚辰八月二十四日。合浦淸樂軒書。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若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

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材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兒子邁幼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半腮迎日鬪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余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

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人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十一

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問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馬遷。僕喜而不荅。蓋與曩言會也。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爲詩。詩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也。予幼時嘗學於道士張簡易觀中。伯祥與簡易往來。嘗見予。嘆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鄭君先輩知其俊敏篤學。向觀所爲詩文。非止科場手段也。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傳語。蒙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況君佳士乎。林行婆當餽。有香與之。到日使去也。入郎房下。不宰傷悼。

伊尹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貧賤人但有常德。非復富貴。即當得道。雖當大富貴。苟無常德。其後必敗。予以此占之多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中雖不然。猶知強之於外。此所以爲天性也。

十六及第。當以鳳咮風字大研與之。請文甫收此爲據。十六及第。却當以石碌天猊與僕作利市。

川紙取布頭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及爾。

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嘉事也。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東坡居士遷於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寔二十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秦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葛稚川丹竈。次之諸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有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字道立。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山。坐遺履軒。望麻姑峰。方飲憩。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閣。中夜大風。曉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憩華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玉。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人陳熙。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雨風。且視東西有巨人迹五。是月某日。眉山蘇某與男過來觀。

李衞公言。唐儉輩不足惜。觀其容貌。殆非所謂名下無虛士。

唐初卽用隋樂。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鐘宮。惟擊七鐘。其五鐘懸而不擊。謂之啞鐘。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十二律。與孝孫等吹調扣之而應。由是十二鐘皆用。其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奏之。云大常樂調皆下。不合黃鐘。請悉更製諸鐘磬。帝以爲然。乃悉取諸樂器磨刻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常律考之。黃鐘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爲是。唐自肅宗以後。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偸。以至於亡。以理推之。所謂下者。乃中聲也。悲夫。

此道以老聃佛語兼修之。常自念此身猶如槁木。□（一作堅）老定不動。若復動搖一毫髮許。卽墮大地獄。如

孫武令商君法有死無犯鄭大士所得輒與老夫不謀而同乃知前生俱是一會中人也

東坡先生志林卷之十二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爲童子狀貌肥黑矮小予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兎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且祝老何善待之壯長非庸物也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請妙總大士着此一轉語

王晉卿集外臺秘要有代茶飲子一首云格韻高絕惟山居逸人乃當作之予嘗依法治服其利爲調中信如所云而其氣味乃一服煮散耳與茶了無干涉辭能詩云籠官乞與眞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又作鳥嘴茶詩云鹽損添嘗戒薑宜煮更誇乃知唐人之於茶蓋有河朔脂麻氣也

古人有言有若無實若虛況汝實無而虛者耶使人謂汝庸人實無所能聞於吾者乃吾之望也愼言語節飲食晏寢早起務勞其形骸爲善也臨別以是告汝四月十五日

李獻之遺予天台玉版殆過澄心堂頃所未見

月石屏摒之曰微凸乃僞也眞者必平然多不圓圓而平桂滿而不出者此至難得可寶

文甫好典買古書奇物今日自言已典兩端硯及陳歸聖篆字用錢五千攀歸聖例每日持一兩紙只典三百文文甫言甚幸川僧悟清在傍知狀

王十六秀才好畜予書。相從三十年。得兩牛腰。既入太學。重不可致。乃留文甫許分潰。然緘鎖牢甚。文甫云。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

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叟耳。今日舟中霜寒。十指如縣槌。適有人致佳酒。遂獨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者。乃作恠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開看。還能飽人否。若是。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令雙蓮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可也。

此蔡公家賜紙也。建安余得之。得之於公之子穀。以求東坡居士草書。居士既爲作此數語。得□□□之。天下奇男子也。世未有能用之者。然丈夫窮達。固自有時耶。

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即快活。今年二麥如雲。此鳥不妄語也。

雲成老來雪堂。日日晝寢。會東坡作陂。喧喧不復成寐。吾能於枯槔之上。聽打百面腰鼓。一畔鼛鼓。且喫茶罷。當傳此法也。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文若盛德。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所殺。程昱、郭嘉之流。固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踈。每所建輒中操病。況肯爲用乎。然終亦不免。桓温謂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卽温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勝士所比數爾。

管幼安懷寶遯世。龍蟠海表。其視曹操賊子。眞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可得而用。其可得而殺乎。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紹聖二年十二月。與客飲。醉甚。歸坐雕堂西閣。而仆案上睡。久之。忽驚覺。已三鼓矣。殘燭耿然。偶取一册書視之。則幼安傳也。會有所感。不覺書此。眼花手軟。不復成字。

王雲五主編

國學小叢書

東坡志林

撰者 蘇軾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本書校對者楊靜盦潘同貢）

G一七八四上